





稽古堂訂正南部新書

甲

宋 錢後人希自撰

明 寓公高承埏較

自武德至長安四月巳前尚書左右僕射竝是
正宰相初豆盧欽望拜左僕射不言同中書
門下三品不敢參議朝政數日後始有詔加
知軍國重事至景雲二年韋安石除僕射不
帶同三品自後空除僕射不是宰相遂爲故

事至德二年宰相直主政事筆每人知十日
至貞元十年又分每人輪一日執筆

尚書諸廳歷者有壁記入相則以朱點之元和
後唯膳部廳持國柄者最多時省中謂之朱
點廳

韋夏卿與弟正卿大曆中同日登制科皆曰今
日盛事全歸二難之手

韓昆大曆中爲制科第三等敕頭代皇異之詔

下日坐以采輿翠龍命近臣持采杖鞭之厚
錫繒帛以示殊澤

常袞自禮部侍郎入相時潘炎爲舍人引麻因
戲之曰畱取破麻鞋着及袞視事不浹旬果
除

凌煙閣在西內三清殿側面皆北面閣中有中
隔隔內北面寫功高宰輔南面寫功高侯王
隔外面次第功臣

證聖元年正月明堂災重造天冊萬歲殿二年
三月成號爲通天宮

項斯始未爲聞人因以卷謁江西楊敬之楊苦
愛之贈詩云幾度見詩詩盡好及觀標格過
於詩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未
幾詩達長安斯明年上第

上元中長安東內始置延英殿每侍臣賜對則
左右悉去故直言讜議盡得上達

李聽爲羽林將軍有名馬穆皇在東宮諷聽獻
之聽以總兵不從及卽位太原擬帥皆不允
謂宰臣曰李聽爲羽林將軍不與朕馬是必
可任遂降制

開元御札云朕之兄弟唯有五人比爲方伯歲
一朝見雖載崇藩屏而有睽談笑是以輟牧
人而各守京職每聽政之後延入宮中申友
于之志詠棠棣之詩邕邕如怡怡如展天倫

之愛也

祠部省中謂之冰去廳言其清且冷也

尚書省東南向陽通衢有小橋相承曰拘項橋
言御史及殿中久次者至此必拘項而望南
宮也

都堂南門道東有古槐垂陰至廣或夜聞絲竹
之音則省中有入相者俗謂之音聲樹

二十四司印故事悉納直廳每郎官交印時吏
人懸之於臂以相授頗覺爲繁楊虔州虞卿
任吏部員外郎始置匱加鏞以貯之人以爲
便至今不改

始無笏囊皆標笏於馬上張曲江清瘦不任乃
置笏囊

祕書省內落星石薛稷画鶴賀知章草書郎令
餘畫鳳相傳號爲四絕元和中韩公武爲校
書郎挾彈中鶴一眼時人乃謂之五絕又省

之東卽右威衛荒穢摧毀其大廳逼校正院
南對御史臺有人嘲之曰門緣御史塞廳被
校書侵

曹確楊收徐商路巖同秉政外有嘲之曰確確
無餘事錢財總被收商人都不管貨賂幾時
休

李林甫寡學中表有誕子者以書賀之云知有
弄麀之慶

鄭注鎮鳳翔皆擇貞正之士以爲幕席亦欲遏
其邪行及注敗皆爲監軍所誅

溫大雅武德中爲黃門侍郎弟彥博爲中書侍
郎高祖曰我起義晉陽爲卿一門爾後弟大

有又除中書侍郎

大有
一作彥博

中書省有磐石初薛道衡爲內史侍郎常踞其
石草詔後孫元超每見此石未嘗不泫然

施肩吾與趙嘏同年不睦舊失一目以假珠代

其睛故施嘲之曰二十九人同及第五十七
隻眼看花元和十五年也

道士真玄機住咸宜觀攻篇什殺婢綠翹甚
切實事敗棄市

崔四八由之子小名緇郎天下呼由爲麻
膏故謂之麻膏相公

開元中岐薛已下輪日載筆於乘輿前作內起
居注四季朱印聯名牒送史館至天寶十載

季冬已成三百卷率以五十幅黃麻爲一編
雕檀軸紫鳳綾襪遂別起大閣貯之逆胡陷
西京先以火千炬焚是閣移時灰滅故實錄
百不敘及一二

小許公從工部侍郎除中書侍郎便供政事食
明日加知制誥制誥舍人有政事食自此爲
始

人和中上自延英退獨召柳公權對上不悅曰

今日一場大奇也楊嗣復李珣道張諷是奇才請與近密官鄭覃陳夷行却云是姦邪須斥之於嶺外教我如何卽是公權奏曰允執厥中上曰如何卽是允執厥中又奏嗣復李珣既言是奇才卽不合斥于嶺外鄭覃夷行既云是姦邪亦不合致於近密莫若且與荆襄間一郡守此近於允執厥中旬日又召對上曰允執厥中向道也張遂除爲郡守

賈曾除中書舍人以父名忠固辭之言者以中書是曹司名父之名又同音名別於禮無嫌曾乃就職

開元七年賜百僚射金部員外盧廙職方郎中李番俱非善射箭不及堞而爭言工拙番戲曰與盧箭俱三十步左右不曉番曰番箭去堞三十步盧箭去番三十步

李白山東人父任城尉因家焉少與魯人諸生

隱徂徠山號竹溪六逸天寶中遊會稽與吳筠隱剡中筠徵赴闕薦之于朝與筠俱待詔翰林俗稱蜀人非也今任城令廳石記白之詞也尚存焉

江西私釀酒法尤嚴王仲舒廉察日奏罷之宰相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永淳中裴炎爲中書令始移就中書省政事印亦改爲中書門下之印

開元中花萼樓大酺人衆莫遏遂命嚴安之定場以笏畫地無一輩敢犯

盧攜常題司空圖壁云姓氏司空貴官班御史卑老夫如且在不用嘆屯奇

龍朔中楊思玄恃外戚典選多排斥選士爲選人夏彪訟之御史中丞郎餘慶彈奏免官許南陽曰故知楊吏部之敗或問之許曰一彪一狼共看一羊不敗何待

開元皇帝爲潞州別駕乞假歸京值暮春戎服
臂鷹于野次時有豪氏子十餘輩供帳于昆
明上時突會座中有持酒船唱令曰今日宜
以門族官品至上笑曰曾祖天子祖天子父
相王臨淄郡王李某諸輩驚散上聯舉三船
盡一巨艦而去

襄王儁未改秉政百揆失序逼李極爲內署
極常吟曰紫宸朝罷綴鸚鵡丹鳳樓前駐馬
看唯有終南山色在晴明依舊滿長安極終
爲亂兵所殺

武德七年遣刑部尚書沈叔安攜天尊像賜高
麗仍令道士往彼講道德經

自先天初至開元十五年儀同者四人姚崇宋
璟王同皎王毛仲

唐法親王食封八百戶有至一千戶公主三百
戶長公主五百戶有至六百戶唯太平相王

踰此制

黃巢入青門坊市聚觀尚讓慰曉市人曰黃王
爲生靈不似李家其悖也如此

長安令李濟得罪因奴萬年令霍晏得罪因婢
故趙縱之奴當干論縱陰事張鎰疏而杖殺
之縱卽郭令之聳

建中末姚況有功於國爲太子中舍人旱蝗之
歲以俸薄不自給而以餒終哀哉

田神功大曆八年卒於京師許百官弔喪上賜
屏風茵褥於靈座并賜千僧齋以追福至德
以來將帥不兼三事者哀榮無比

柳渾舊名載爲朱泚所逼及克復上言曰頃爲
狂賊黜穢臣實恥稱舊名矧字或帶戎時當
偃武請改名渾渾後入相封宜城公謂之柳
宜城

韋覲著易蘊甚有奧旨覲見素孫

郭令終始之道無缺焉唯以譖怒判官張譚誣
奏杖殺之物議爲薄

張巡每戰大呼牙齒皆碎及敗尹子奇視之其
齒存者不過三四初守寧陵也使許遠詣賀
蘭進明乞救兵進明大宴遠不下喉自嚙一
指爲食進明終不應以至於破

貞觀中擇官戶蕃口之少年驍勇者數百人每
出遊獵持弓矢於御馬前射生令騎豹文韉

著獸文彩衫謂之百騎至則天漸加其人謂
之千騎孝和又增之萬騎皆置使以領之

彭偃與朱泚下僞詔曰幽囚之中神器自至豈
朕薄德所能經營泚敗偃誅其妖亂也如此
大和九年冬甘露事敗將相棄市王璠謂王涯
曰當初勸君斬却鄭注斬之豈有此事也此
雖臨刑之言然固當矣

梁祖常言於照皇趙崇是輕薄團頭於鄂州座

上佯不識駱駝呼爲山驢上遂阻三事之拜
此亦挫韓偓也

王皇后開元中恩寵日衰而不自安一日訴之
曰三郎獨不記阿忠脫新紫半臂易得一斗
麪爲三郎生日爲煎餅耶上戚然憫之而餘
恩獲延三載

武德初史館尚隸祕書省著作局貞觀三年移
於門下省北宰相監脩自是著作局始罷史

職

公孫羅爲沛王府參軍撰文選音義十卷羅應
初人

開元中裴光庭爲侍中門下過官委主事闕麟
之裁定隨口下筆時人語曰麟之口光庭手
物議醜之

張延賞怙權矜已嫉柳渾之守正使人謂之曰
相公舊德但節言於廟堂則名位可久渾曰

爲吾謝張相公柳渾頭可斷而舌不可禁

王縉在太原舊將王無縱等恃功且以縉儒者
易之每事多違約束一朝悉召斬之將校股
慄

大曆中隴州猫鼠同乳率百僚賀崔祐甫獨奏
曰仁則仁矣無乃失於性乎

李邕自滑州上計也京洛阡陌聚觀以爲古人
蓋邕負美名頗被貶斥剝落在外也

元德秀字紫芝爲魯山令有清德天寶十三年
卒門人相與謚爲文行先生士大夫高其行
不名謂之元魯山

駙馬都尉鄭潛曜睿皇之外孫尚明皇第十二
女臨晉長公主母卽代國長公主也開元中
母寢疾曜刺血濡奏章請以身代及焚章獨
神道許三字不化翌日主疾間至哉孝子也
殿中監少監尚衣尚舍尚輦大朝會皆分左右

隨繳扇立入閣亦同之

牛僧孺三貶至循州本傳不言漏畧也

李景讓典貢年有李復言者納省卷有纂異一部十卷勝出日事非經濟動涉虛妄其所納仰貢院駮使官却還復言因此罷舉

古押牙者富平居有游俠之才多奇計往往通於宮禁

五月一日御宣政殿百僚相見之儀貞元已來

常行之自後多闕

崆峒山在松州屬龍州西北接蕃界蜀破後路不通卽非空桐也

長安中秋望夜有人聞鬼吟曰六街鼓歇行人絕九衢茫茫空有月又聞有和者曰九衢日生何勞勞長安土盡槐根高俗云務本西門是鬼市或風雨晦冥皆聞其誼聚之聲怪哉

大和中程脩已以書進見孝廉故文皇待

之彌厚會春暮內殿賞牡丹花上頗好詩因
問僧已曰今京邑人傳牡丹詩誰爲首出對
曰中書舍人李正封詩天香夜染衣國色朝
酣酒時楊妃侍上曰妝臺前宜飲以一紫盞
酒則正封之詩見矣

高宗欲廢王皇后立武昭儀猶豫未定許南陽
宣言於朝曰田舍翁購種得十斛麥尚須換
却舊婦況天子富有四海立一皇后有何不

可上意乃定吁牝鷄之孽洎移土德過始於
南陽

白樂天之母因看花墜井後有排擯者以賞花
新井之作左遷穆皇常題柱曰此人一生爭
得水喫

張介然天寶中爲衛尉卿因入奏曰臣今三品
合列棨戟若列於帝城鄉里不知臣河東人
也請列戟於故鄉上曰所給可列故鄉京城

佇當別賜本鄉列戟介然始也

京兆尹黎幹戎州人也嘗白事於王縉縉曰尹南方孤生也安知朝禮其慢而侮人率如此總章中天子服婆羅門藥郝處俊諫曰脩短有天命未聞萬乘之主輕服蕃夷之藥皇

貞元中邕州經畧使陳曇怒判官劉緩杖之二十五而卒卒之日曇得疾見緩爲祟而卒韋氏專制明皇憂甚獨密言於王琚琚曰亂則

殺之又何疑

開元中諸王友愛特甚常謂近侍曰思作長枕大被與諸王同臥

鄱陽人張朝爲猛獸所搏噬其家犬名小狸救之獲免

中書省柳樹久枯死興元二年車駕還而柳活明年呂渭以爲禮部賦上甚惡之

盧羣昔寓居鄭州典貼得良田及爲鄭滑節度

悉召其主還之時以爲美談

自貞元來多令中官強買市人物謂之宮市

日本國大臣曰真人猶中朝戶部尚書

郭代公元振爲西涼州牧時西蕃酋帥烏質勒
強盛元振爲之立語俄頃雪下盈尺質勒旣
老久立歸而遂死人爲詭殺烏質勒

路隨孝行清儉常閉門不見賓客狀貌酷似其
先人以此未嘗視鏡又感其父沒蕃終身不

背西坐其寢以西首

稽古堂訂正南部新書

甲終

稽古堂訂正南部新書

乙

宋 錢後人希白撰

明 寓公高承埏較

貞元十二年盧邁喪弟請出城臨近年宰相多
拘守而邁有此行時論美之

裴延齡綴緝裴駟所注史記之闕自號小裴

楊氏於靜恭一房猶盛汝士虞卿漢公魯士是
也虞卿生知退知退生堪堪生承休承休生

嚴嚴生郁郁生豐豐太平興國八年成名近
爲諫議大夫知廣州卒堪爲翰林承旨學士
隨僖皇幸蜀直在中和院承休自刑部員外
郎使浙右值多難水陸相阻遂不歸嚴侍行
十六矣我魯門武肅辟之幕下先人承襲嚴
已爲丞相及叔父西上嚴以圖籍入覲卒于
秀州年八十餘今刑部郎中直集賢院侃亦
嚴之第三子鄜孫也蟻之子司封員外郎蛻
卽嚴第三子鄜之子鄜入京爲員外郎分司
判西臺卒侃端拱二年成名蛻淳化三年登
科脩行卽四李也發假收嚴履道卽憑水凝
也新昌卽於陵也後涉入相卽脩行房也制
下之日母氏垂泣不悅以收故也

蕭氏登三事者多於他族首於瑀嵩華蛻倣寘
遘頤次之

貞元十二年天子降誕日詔儒官與緇黃講論

初若矛楯相向後類江海同歸三教談經自此始也

韓臯自京尹貶撫州司馬召左執金吾吳湊于延英面授京尹便令視事時尚未有制

金鑾殿始立于金鑾坡至朱梁始改爲金鑾殿焉

開元中筆匠者名鐵頭能瑩竹如玉莫傳其法也

婦人之貴無出於苗夫人晉卿之女張嘉貞之新婦延賞之妻弘靜之母韋臯外姑

王徽爲相只一日中和五年二月除昭義節制徽上表乞免詞曰六年內署雖叨捧日之榮一日台司未展致君之懇後蕭寘拜相降麻日薨陸希聲登庸未上棄世今徽之曾孫平叔見任禮博希聲之子賓于終于殿省

凡中書有軍國政事則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

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其舍人中選一人明
練政事者專典機密謂之解事舍人

開元中將軍宋清有神劔後爲瓜州牧李廣琛
所得哥舒翰知而求之廣琛不與因贈詩曰
刺舟尋已化彈鋏未酬恩

永徽元年五月吐火羅國遣使獻大鳥高七尺
其足如鼙鼓翹而行日三百里能啖銅鐵夷
俗呼爲鼙鳥

貞觀二十三年始改治書御史爲御史中丞其
年亦改諸州治中爲司馬部郎爲奉禮郎
儀鳳二年長安光宅坊掘得石函函之內有佛
舍利萬餘粒

貞元十二年上宴宰相于麟德殿之東亭令施
屏風於坐位之後画漢魏以下名臣并列善
言美事

永徽五年吐蕃獻大拂廬高五丈廣二十步

祖詠試雪霽望終南詩限六十字成至四句納
主司詰之對曰意盡

咸通九年正月始以李贊皇孫延古起家爲集
賢校理

諸名族重京官而輕外任故楊汝士建節後詩
云拋却弓刀上砌臺上方樓殿傍雲開山僧
見我衣裳窄知道新從戰地來又云如今老
大騎官馬羞向關西道姓楊

貞元十四年初令金吾不要奏朝官相過從張
建封奏也

舊皆傳呼貞觀十年馬周奏置街鼓以代傳呼
自此而罷

永徽五年八月蔣孝璋除尚藥奉御員外置同
正員員外官始自此

貞元後每歲二月八日攄章寺佛牙開至十五
日畢四月八日崇聖寺佛牙開至十五日畢

此牙卽那吒太子
宣律師者

進士春關宴曲江亭在五六月間一春宴會有
何士叅者都主其事多有次其宴罰錢者須
待納足始肯置宴蓋未過此宴不得出京人
戲謂何士叅索債宴士叅卒其子漢儒繼其
父業南院駟使官鄭鎔者知名天下後亦官
至宣州判司故宛陵王公疑判齷充職得朝
散階如鄭鎔與何士叅及堂門官張良佐皆

應三數百年在在於人口

李林甫開元初爲中允時源乾曜爲侍中是中
表之戚託其子求司門郎中乾曜曰郎官須
有素行才望高者哥奴豈是郎官耶數日除

諭德

哥奴林甫小字

明皇末年在華清宮值正月望欲夜遊陳玄禮
奏曰宮外卽是曠野須有預備若欲夜遊願
歸城闕

大曆中禁屠殺而郭子儀誅人殺羊裴謂尹京
具奏之或言郭公有社稷功豈不爲蓋之裴
笑曰非爾所解郭公權太盛上卽位新必謂
黨附者衆吾今發其細過以明其不弄權用
安大臣耳人皆是之譖五世爲河南尹坐未
嘗當正位

貞元十二年始置掖庭局令

吏部有四拘冬納文書之始却謂之選門閉四

月秋省事畢反謂之選門開選人各在令史
門前謂之某家百姓南場判後狀却粘判前
韋臯見辱於張延賞崔圓受薄於李彥允皆丈
人子聳後韋爲張西川交代崔殺李殊死
趙光逢有時稱謂之玉界尺

鄭滑盧弘正尚書題柳泉驛云余自歙州刺史
除度支郎中八月十七日午時過永濟渡却
自度支郎中除鄭州刺史亦以八月十七日

午時過永濟渡從吏部郎中除楚州刺史以
六月十四日宿湖城縣今年從楚州刺史除
給事中計程亦合是六月十四日湖城縣宿
事雖偶然亦冥數也

韓偓郎瞻之子也兄儀瞻與李義山同年集中
謂之韓冬郎是也故題偓云七歲裁詩走馬
成冬郎偓小名偓字致光

王右丞善琵琶賈魏公善琴皆妙絕一時

李郢除賀州人言不熟臺閣故著骰子選格

貞元二年以右常侍于頔爲左千牛衛上將軍
少府監李忠誠爲千牛衛上將軍司農卿姚
明敷爲右領軍大將軍滑庶子裴諝爲右千
牛衛大將軍參用文武也

韓滉浙西統制一方頗著勤績晚途政甚苛慘
亦可惜也

咸通九年劉允章放榜後奏新進士春闈前擇

日謁謝先師皆服青襟介幘有洙泗之風焉
長安四月已後自尚廚至百司廚通謂之櫻筍
廚公餽之盛常日不同

每歲寒食薦餽粥鷄毬等又薦雷子車至清明
尚食內園官小兒于殿前鑽火先得火者進
上賜絹三匹椀一口都人並在延興門看人
出城灑掃車馬喧鬧新進士則於月燈閣置
打毬之宴或賜宰臣已下醪醑酒卽重釀酒也

貞元中蔡帥陳先奇於李希烈庭中得錢一文
大小如開通之狀文曰天下太平

自唐初來歷五院唯三人李尚隱張延賞溫造
五院謂監察殿中侍御史中丞大夫

貞元十八年五月以祠部員外郎裴秦檢校兵
部郎中兼中丞安南都護本管經畧使殊拜
也

顧況志尚疎逸遊於方外時宰招以好官況以

詩荅之云四海如今已太平相公何用喚狂
生此身還似籠中鶴東望瀛洲叫一聲

貞元初山人鄧思齊獻威靈仙草出商州能愈
衆疾禁中試有效特令編付史館

貞元十七年翰林待詔戴少平死十六日復生
宋祁爲補闕與同省候李崖州而笑語稍聞旬

浹除河清令

長安舉子自六月已後落第者不出京謂之過

夏多借靜坊廟院及閑宅居住作新文章謂
之夏課亦有十人五人醵率酒饌請題目於
知已朝達謂之私試七月後投獻新課并於
諸州府拔解人爲語曰槐花黃舉人忙
郭幼明子儀之母弟無學術武藝但善飲酒好
會賓客而已卒亦贈太子太傅

孔巢父使田悅謂之曰不早歸國爲一好賊爾
悅曰爲賊旣曰好賊爲臣當作功臣

開元天寶間有內三司置于禁中內職有權要者掌之天下財穀著之簿間毫髮無隱

韋貫之及第年建議曰今歲有司放榜春闈已前請以新及第爲名至今不改

韋肇初及第偶于慈恩寺塔下題名後進慕效之遂成故事

令狐楚久爲太常博士有詩云何日肩三署終年尾百寮

梁祖欲以牙將張延範爲太常卿諸相議之裴樞曰延範勳臣幸有方鎮節鉞之命何藉樂卿恐非梁王之旨乃持之不與裴終以此受禍

歲除日太常卿領官屬樂吏并護僮僕子千人晚入內至夜于寢殿前進儺燃蠟炬燎沉檀熒煌如晝上與親王妃王已下觀之其夕賞賜甚多是日衣冠家子弟多覓僕子之衣着

而竊看宮中頃有進士臧童者老矣偶爲人
牽率同入其間爲樂吏所驅時有一跌不敢
擡頭視執犂牛尾拂子鞠躬宛轉隨隊唱夜
好千匝於廣庭之中及將旦得出不勝困劣
扶舁而歸一病六十日而就試不得

政事堂有後門蓋宰相時過舍人院咨訪政事
以自廣也常袞塞之以示尊大

凡內有公事商量卽降宣付閣門開延英閣門

翻宣申中書并勝正衙門如中書有公事數

奏卽宰臣入勝子奏請開延英又一說延英殿

卽靈芝殿也謂之小延英苗晉卿居相以足

疾上每於此待之宰相對小延英自此始也

李揆秉政苗侍中薦元載揆不納謂晉卿曰龍

章鳳姿之士不可見麀頭鼠目之人及載入

相除揆試秘書監江淮養疾凡十餘年

五方師子本領出在太常靖恭崔尚書邠爲樂

卿左軍并教坊曾移牒索此戲稱云備行從
崔公判回牒不與閱讎日如方鎮大享屈諸
司侍郎兩省官同看崔公時在色養之下自
靖恭坊露冕從板輿入太常寺棚中百官皆
取路迴避不敢直衝時論榮之

盧杞貌醜而藍色人皆鬼視之

陳少游除桂察許中人董秀歲供五十萬未行

越察

故事諸官兼大夫中丞但升在本官之上貞元
中元涵爲蘇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便判臺事
父子知舉三家高錯子湘湜于邵子允躬崔郾
子瑤唯崔氏相去只二十年

史部故事放長名勝舊語曰長名以前選人屬
侍郎長名已後侍郎屬選人

吏部常式舉選人家狀須云中形黃白色少有
髭或武選人家狀云長形紫黑多有髭

西蕃諸國通唐使處置銅魚雄雌相各十二隻
皆銘其國名第一至十二雄者畱內雌者付
本國如國使正月來贖第一魚餘月準此閏
月卽贖本月而已校其雌雄合依常禮待之
差謬卽按至開元末鴻臚奏蕃國背叛銅魚
多散失始令所司改鑄

太和中上謂宰臣曰明經會義否宰臣曰明經
只念經疏不會經義帝曰只念經疏何異鸚

鸚能言

貞元中裴肅爲常州刺史以進奉爲越察劉贊
死於宣州判官嚴綬領軍進奏爲刑部員外
天下刺史進奉自裴肅始判官進奏自嚴綬
始

鄭雲逵由朱滔軍逃歸長安自盧龍掌記檢校
祠部員外郎除諫議大夫

徐浩越州人嶠之子三遷右拾遺竝充麗正殿

校理

絳州碧落觀碑文乃高祖子韓王元嘉四男爲元妃所製陳惟玉書今不知者妄有怪說但背有碧落二字故傳爲碧落碑

白傳與贊皇不協白每有所寄文章李絳之一篋未嘗開劉三復或請之曰見詞翰則迴吾心矣

蕃中飛鳥使中國之驛騎也

舊制起居院在中書省內

貞元中太常奏每年小太中祠共七十七祭

天寶中語云殷顏柳陸蕭李邵趙以其行義敦

交也

殷寅顏真卿柳芳陸據蕭穎士李華邵軫趙驥

天后時太常丞李嗣真聞東夷三曲一遍援胡琴彈之無一聲遺忘

五原有冤獄顏真卿爲御史辨之天方旱獄決乃雨復有鄭延祚者母卒二十九年殯僧舍

垣地真卿劾奏之兄弟皆不齒天下聳動
舊制中書舍人分押六曹以平奏報貞元中盧
杞爲相請分之楊炎固以爲不可

貞元元年十一月京兆奏有人于長興坊得玉
璽文曰天子信璽

樊三藏至西域入維摩詰方丈及還將紀年月
於壁染翰欲書約行數千百步終不及牆

元和中李絳崔羣同掌密命韋貫之裴度知制

誥李簡中丞并裴垣在翰林日所舉皆相次
入輔

太和中樂工尉遲璋者能轉喉爲新聲京師屠
沽效之呼爲拍彈

朱敬則亳州永城人也孝行忠鯁舉世莫比門
表闕臺者六所今古無之玄孫禹錫咸平二
年學究登科見任虞部員外郎

貞觀中紀國僧慧靜撰續英華詩苑行於代慧

靜常言曰作之非難譽之爲貴吾所撰詩三百篇之次慧靜俗姓房有操識今復有詩篇十卷與英華相似起自梁代迄于今朝以類相從多於慧靜所集而不題撰集人名氏

稽古堂訂正南部新書

乙終

稽古堂訂正南部新書

丙

宋

錢後人希白撰

明

寓公高承埏較

梁崇義長安市井人有力能卷金舒勾後自羽林射生累爲襄陽節度使同平章事終以謀叛伏誅

道州錄事參軍王沼與楊炎有微恩及炎入相舉沼爲監察御史始減公議

舊令一品墳高一丈八尺惟郭子儀薨特加十尺

貞元以來禁中銀甌不過高五尺齊映在江西因降誕日獻高八尺者士君子非之

穆元休寧之父也撰洪範外傳十篇開元中授

僊師丞

朱泚亂臣之守節不爲迫脇程鎮之劉迺蔣沈

趙驛薛岌

于邵善知人樊澤舉制科至京一見之謂人曰將相之材也後五年而澤建節崔元翰赴舉年五十亦曰不十年當掌制詰皆如其言其知人也如此

西川浣花任國夫人卽崔寧妻也廟今存

王叔文始欲掃木塲斬劉闢而韋執誼違之蓋欲爲臯求三川也

崔造韓會盧東美張正則爲友皆僑居上元好

談經濟之畧嘗以王佐自許時人號爲四美
李白爲天才絕白居易爲人才絕李賀爲鬼才
絕

李令問開元中爲殿中監事僕尤酷鬻鸞籠驢
皆有之令問世績之孫也

咸通中楊汝士與諸子位皆至正卿所居靖恭
里第兄弟竝列門戟

天授中中丞李嗣真等爲十道存撫使合朝有
詩送之名曰存撫集凡十卷

太宗破高昌收馬乳蒲桃種於苑中并得酒法
仍自損益之造酒成綠色芳香酷烈味兼醲
醜長安始識其味也

有進士丘絳者嘗爲田季安從事後與同府侯
臧相持爭權季安怒斥絳攝下邑尉使人先
路穴地以待至則排入而瘞之其暴如此李
綺殺崔善貞亦同斯酷

貞元中祈雨於興慶宮龍堂有白鷓鴣見池上
衆鷓鴣羅列前後如引御舟翌日降雨

永泰初乃詔左僕射裴冕等一十三人同於集
賢院待制特給殮錢繕脩屏宇以優其禮自
後遷者非一

隋制桐木巾子蓋取便於事武德初使用絲麻
爲之頭初上平小至則天時內宴賜羣臣高
頭巾子號爲武家樣後裴冕自創巾子尤奇

妙長安謂之僕射樣

貞元十二年九月庚子賈耽私忌絕宰相班中
使出召主書吳用承旨時趙憬薨盧邁請假
之故也

淮南程幹本富家三年間爲水火焚蕩家業俱
盡妻茅氏連八年生十六男父子相攜行乞
於市

貞元七年令常參官每日二人引見延英訪以

政事謂之巡對

開元元年改諸王侍讀爲奉諸王講李石上請也

神龍初洛水漲宋務先上疏曰巷議街談共呼坊門爲宰相爲節宣風雨燮調陰陽

司馬天師承禎狀類隱居

聖善寺報慈閣佛像自頂至願八十三尺額中受八石

新進士放榜後翌日排光範門候過宰相雖云排建福門集於西方館昔有詩云華陽觀裏鐘聲集建福門前鼓動期卽其日也

樛訪使開元二十二年二月十九日宰相張九齡奏置時以御史中丞盧絢爲之

大曆十四年七月十日閑廡奏准舊例每日於月華門立馬兩疋仗下後歸廡

高祖第三女平陽公主柴氏初舉義兵於司竹

園號娘子軍卽柴紹之妻也

大中已來禮部放榜歲取三二人姓氏稀僻者謂之色目人亦謂曰榜花

張嘉貞開元中任中書令著緋傳遊藝武后時居相位著綠

僧惠範以罪沒入其錢得一千三百萬索元載家破納產胡椒九百石鄭注誅後納絹一百萬疋他物可知矣

特政記宰臣所脩起於長壽中宰相姚璩錄中書門下事

每歲十一月天下貢舉人於含元殿前見四方館舍人當直者宣曰卿等學富雄詞遠隨鄉薦跋涉山川當甚勞止有司至公必無遺逸仰各取有司處分再拜舞蹈訖退

開元式諸蕃使嗣以元會日竝聽升殿自外廊

下

長安中嘗見有人腊長尺許眉目手足悉具或
以爲焦僥人也

清夜遊西園圖顧長康畫有梁朝諸王跋尾云
圖上若干人竝食天祿貞觀中褚河南裝楷
小說中言十家事起者卽大和九年冬甘露事
也凡滅十家

咸通中俳優侍

咸爲都知一日樂誼譁上召

都知止之三十人竝進上日止召都知何爲

畢至梨園使奏曰三十人皆都知乃命李可
及爲都都知後王鐸爲都都統襲此也吁哉
故事三館學士不避行臺謂三院連鑣也

凡進士入試遇題目有家諱

謂之文
字不便

卽托疾下

將息狀來出云牒某忽患心痛請出試院將
息謹牒如的暴疾亦如是

兩省官上事日宰相臨起上事者設床坐而判
二三道宰相別施一床前坐四隅謂之壓角李

珽爲河南尹上書曰命工曹示之曰先拜恩
後上事今禮上事傳謝恩之後更拜廳誤也
裴度帶相印入禁李愬具軍容度避之愬曰此
方不識上下今具戎服拜相國於堂下使民
吏生畏度然之自後帶宰相出鎮凡經州郡
皆具橐鞬迎于道左自此始也

玉真宮主玉葉冠時人莫計其價

崔元翰晚年取應咸爲首捷京兆解頭禮部狀

頭宏詞敕頭制科三等敕頭

裴次元制策宏詞同日敕下竝爲敕頭時人榮
之

李羣玉好吹笙常使家僮奏之又善急就章性
善養白鷺及授校書郎東歸故盧肇送詩云
妙吹應諧鳳工書定得鶩

天寶中內種柑子結實凡一百五十顆
至德三年始置鹽鐵使王綺首爲也

大曆八年虎入元載私廟
麟德殿三面亦謂之三殿

天寶十載寫一切道經五本賜諸觀

武德四年廢五銖錢行開元通寶錢歐陽詢製
及書回環讀之其義皆通初進錢樣文德皇
后指一甲跡故錢背上有指文

李肇自尚書郎守澧陽人有藏書者卒歲翫焉
因著經史目錄

天寶木管戶尚九百六萬九千一百五十四
李善於梁宋之郊開文選學乃注爲六十卷
張昌齡與太皇作息兵甲詔歎曰彌衡潘岳之
儔也

蕭倣爲廣帥曾有疾召醫者視云藥用烏梅子
欲用公署中者倣乃召有司以市價計而後
取廉也如此

光啓元年鎮州王鎔進耕牛一千頭戎器九千

三百事表云庶資闢土之功聊備除兇之用
舊制東川每歲進浸荔枝以銀瓶貯之蓋以鹽
漬其新者今吳越間謂之鄞荔枝是也此乃
閩福間道者自明之鄞縣來今謂鄞非也咸
通七年以道路遙遠停進

軒轅集謂之羅浮先生已數百歲而顏色不老
立於牀上而垂髮至地

天寶四年撰黃素文於內道場爲民祈福其文
自飛上天空中云聖壽延長

武德故事御史臺門北開者法司主陰取冬殺
之義或云隋初移都之時兵部尚書李圓通
判御史大夫欲向省便故開北門

大中十年春宣皇微行至新豐柳陌見一布衣
抱膝而嘆因問之布衣曰我邛人觀光至此
此甚快樂有巢南之想又爲橐裝所迫今崔
相公鎮西川欲預其行無雙縑以遺其掌事

者帝曰子明且相伺於此及旦敕慎由將歸
劔門

張仲武會昌來鎮漁陽有政學後有年八九十
人少識其面者說之猶淚下

王龜起之子於永達坊選幽僻帶林泉之景曰
半隱亭後大和初從起于蒲於中條葺書堂
以居之號曰郎君谷

唐制員外郎一人判南曹在曹選銜之南故曰

南曹

薛逢命一真士貌真自爲贊曰壯哉薛逢長七
尺五寸於是筆終未能續一旦忽有羽衣詣
門延之與語忽於東壁見真讀贊乃命筆續
之曰手把金鎚鑿開混沌長揖而退出門不

知所去

逢鑿混沌
賦馳名

天寶十載始封四海神爲王

安祿山肚垂過膝重三百五十斤妖胡也

大曆十三年改諸道上都留後爲進奏
狄梁公爲兒童時與諸昆同遊於道遇善相者
海濤法師驚曰此郎位極人臣蒼生是賴但
恨衰朽之質所不見爾

李六娘者蒲州人師事紫微女道士爲童子開
元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三夜宴坐而睡覺已
在河南府開元觀京兆尹李適之以爲妖怪
之顏色不變具上聞召入內度爲道士

鄭餘慶廉儉一日書請兩省家膳至則脫粟蒸
葫蘆而已

元和大和已來左右中尉或以幞頭紗贈清淨
者則明晨必有爰立之制

陳萇者每候陽城請俸常往稱其錢帛之美月
有獲焉

歲三月望日宰相過東省看牡丹兩省官赴宴
亦屈保傅屬卿而已

盧懷慎暴卒而蘇曰冥司三十爐日夕爲張說
鼓鑄橫財我無一焉

張建章四鎮之行軍司馬也曾齎戎命往渤海
回及西崖經太宗征遼碑半在水中建章則
以帛苞麥屑置于水中摸而讀之不欠一字
高駢章疏不恭皆顧雲之辭也駢後謂左右曰
異日朝廷以不臣見罪此輩寧無赤族之患
耶

李德裕三鎮遷改皆有異人爲言之唯投南荒
未嘗先覺

李元賓言文貴天成強不高也李翰又言文章
當如千兵萬馬而無人聲

李德裕鎮浙西劉三復在幕一旦令草謝御書
表謂之曰立構也歸創之三復曰文理貴中
不貴其速贊皇以爲當

王起鴻博文皇嘗撰字試之起曰臣中國書中

所不識者唯八駿圖中三五字而已

倪曙有賦名爲太學博士制詞螢雪服勤屬詞
清妙因廣明庚子避亂畚禺劉氏僭號爲翰
林學士

董昌稱僭殺官李韜施從實實鄞皆強諫不
聽韜最錚錚曾爲兩池鹽鐵及昌敗咸有封

贈

稽古堂訂正南部新書

丙終

